

国内首部记录新妈妈  
职场打拼的励志小说

唐韵乔——著

CHILD'S  
SLAVE

# “孩奴”

“80后”新妈妈的  
职场婚姻重生记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四年前，为了孩子，  
她放弃了事业；  
四年后，还是为了孩子，  
她重返职场。  
她能否迎来  
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  
**女人弱者，为母则强**

比《浮沉》的职场拼杀更惨烈，  
比《蜗居》的奴性生活更真实。

国内首部记录新妈妈  
职场打拼的励志小说

CHILD'S  
SLAVE

# “孩奴”

“80后”新妈妈的  
职场婚姻重生记

唐韵乔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奴/唐韵乔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85-4808-2

I. ①孩…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3544 号

## 孩 奴

---

策 划: 刘 刚

作 者: 唐韵乔

责任编辑: 王天明

装帧设计: 巴斯光年

插画设计: 红 茶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808-2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孩奴

## 【“80后”新妈妈的职场婚姻重生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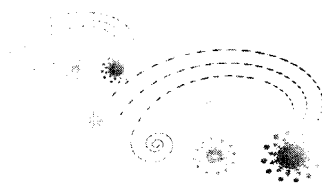
文/唐韵乔

她是善良的女人，也被看做是懦弱的女人。她有很多缺点很多不足，她有着平凡人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她是一个孩子的年轻妈妈，4年前，为了孩子她选择做全职妈妈；4年后，为了孩子，她又跌跌撞撞重返职场。

她用最笨的为人之道，一个为人母的人性情怀，投入到弱肉强食的职场竞争中。

从最初的被人蔑视算计，到最终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呢？



# 01.*one*

面试官：“你看我们的招聘条件了么？”

王一芳：“看了。”

面试官：“你觉得自己符合吗？”

王一芳被问得心里发慌，只好承认：“年龄上不太符合，我过30岁了。不过……只过了一天，我昨天过的30岁生日，不信您可以看……”

今天，王一芳连赶两家公司面试。坐在回家的公车上，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显示日期，才知道今天是自己的30岁生日。王一芳把家里厨房都翻遍了，没找到能做长寿面的材料，只好拿方便面凑合了一下。不过吃得还挺香，出门的时候一直憋着没吃东西，现在肚子很迫切地需要装点什么进去。这个生日过得有些失落，老妈没来电话，陈浩明显然也忘记了。

她也没打算让陈浩明多么大张旗鼓地给她过，生日餐可省略，生日蛋糕也可不吃，但至少语言上有所表示吧！一天了，陈浩明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快到5点的时候，打了个电话，说他去接儿子。然后就挂了，多一句都不提。

说起来今天面试，王一芳本来不打算去，一天两家，时间上太拥挤，跟赶场似的。不想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家公司都太小，所招聘的职位也不是她的特长，可王一芳还是去了。刚开始她只去中意的，可是中意的人家不一定愿意给你机会，后来就改变了策略，不太中意的也去试试，说不准有意外之喜；再到后来，有公司打电话她就去，不管什么职位。

还有一个目的，明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面试。为了更好地把握这次机会，王一芳一周前就进入了备战状态。昨天和今天甚至说这一周内的面试经历，都可以说是明天的热身。

是什么面试机会让王一芳这么看重？著名纸媒财报创办以来，首次面向

社会公开招募，这条新闻是她从报纸上看到的。王一芳过去是做记者的，现在还想在记者这一行当里继续干下去。可她差不多4年没工作了。面试上，特意提及年龄限制在30岁以下，今天是王一芳的30岁生日，也就是说如果幸运的话，她还可以打一下擦边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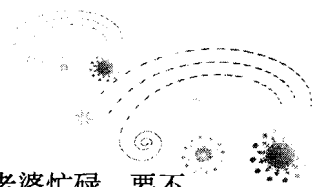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时间王一芳完全可以这么支配，继续为明天的机遇备战或什么都不做地等着爷儿俩回来，然后提议一家三口出去吃。儿子最喜欢下馆子，一听这个准拍着小手雀跃一番，这种情况下陈浩明不赞成都不行。若是这样安排，这一天也算过得不赖。但王一芳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也可以这么认为，她想为明天来一次崭新的开始，反正她突然就想给房子来一次大扫除。

就是这次大扫除把这一整天的平静给打破了，甚至让陈浩明对自己大打出手。这房子早该来一次大扫除了。家里多一个小孩，房间就乱得快脏得快，刚收拾好转眼就又面目全非了，小孩子把什么都当成玩具，地板上沙发下到处扔到处摆。父子俩回来的时候，王一芳还没打扫彻底，正在收尾。所有窗户对开着，过堂风呼呼的，木地板上水渍眼看着就被吹干了。

为了重视和维护老婆的劳动成果，陈浩明很识趣地把鞋子脱掉，把儿子抱进来。王一芳正在擦阳台边的一张桌子。这是一张曾经给王一芳带来耻辱的桌子，这张桌子本来是邻居淘汰掉扔在垃圾筒旁的，陈浩明碰巧遇到，就没心没肺地捡回来。陈浩明喜欢二手家具，家里的摆设几乎都是他在旧家具店淘来的，王一芳看着满屋子的二手家具就来气，这些来路不明的家具，沾满了三教九流人的气场，晦气。别说花钱买，就是白送，王一芳看都不看一眼。

这不仅是晦气的问题，还涉及人格和尊严，桌子被陈浩明搬回来后，王一芳骂骂咧咧了几句，就拿它没办法似的给它找了个靠阳台的地方待着。为了障眼法，王一芳还特意扯了一块和阳台窗帘一样的布盖上。但还是让邻居看到了。孩子来串门，眼力见儿熟，进来就直奔这桌子来，大人也跟着去了阳台，然后就看到了那张桌子。邻居没说什么，但是王一芳心里别扭。现在看到这张桌子耻辱感又来了，正好陈浩明也在，王一芳就开始骂骂咧咧，说全屋子都是破家具，整个一破烂之家。某些人没脸没皮也就算了，搞得一家人跟着没脸没皮，往后还怎么出去见人。

说实话，陈浩明挺喜欢王一芳头上戴着卫生帽，腰里扎着围裙，撅着屁股拖地擦桌子的样子，这个样子的王一芳才像个贤妻良母、持家女人嘛。所



以从进门那刻起，他都是抱着一种欣赏还有感激的心情来看老婆忙碌，要不是怀里有个儿子，他甚至准备加入到这场热火朝天的大扫除运动中去。

王一芳骂骂咧咧的时候，陈浩明保持十分的冷静。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发脾气，也不想发脾气。王一芳没有停下来的打算，她甚至把骂陈浩明和打扫卫生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统一，这种相辅相成、手口并用的劳作似乎让她挺受用。陈浩明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他决定先把儿子放到书房里去，然后再确定王一芳是不是个贱骨头。

没错，她就是那个贱骨头，总在自己辛苦付出的同时，在别人为她的付出感恩戴德、击掌欢呼的时候发飙！

搞得陈浩明很为难，参与不是，旁观也不是。男人再怎么包容，也是有限度的，这时候的王一芳开始蹬鼻子上脸，侮辱人格了。她说：“简直怀疑你是不是男人，赚不到钱就算了，别把脸也丢尽了。”

男人最恨的就是被怀疑男人的身份，用得着怀疑么？当然不用。但女人嘴毒的时候通常喜欢这么说。“我是赚钱不多，工作没前途，你干吗跟着我？说我不像个男人，那你像个女人么？你丫就是个恶妇！连泼妇都不如！”陈浩明终于忍无可忍，他连书房的门都没顾得上关严实，就冲上去了，对着女人的脑袋就是一拳，紧接着又卡住了对方的脖子。

孩奴家庭的矛盾，99.9%是因为孩子。如果没有孩子，他们就不需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如果没有孩子，房间就不会这么乱。当然，如果没有孩子，他们也许不会结婚。没错，王一芳和陈浩明属于奉子成婚，想想真是可悲。一个孩子让他们在度过了6年的恋爱纪念日之后，得以继续在一起。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陈浩明也没打算用大力气，毕竟王一芳在为这个家搞大扫除，都说劳动最光荣，他不想让一个刚刚还处在劳动光环里的女人一转眼就失去了体面。王一芳还能发出声音，她的嘴巴里又骂了一句很粗劣的话。

接下来就像电视里的动作片，陈浩明一手卡住对方的脖子，一手摁脑袋，像拎着一只老母鸡一样，对着后面的白墙壁就是一阵子撞击。王一芳一点声音都没有。直到疲倦感上来，他才停下来。两只手同时松开，王一芳一下子就空降到地板上。陈浩明做完这些就带儿子出门去了。临出门之前，他甚至还对着客厅环顾一遍，对自己在这个时间段打老婆还挺满意。整个房子已经

差不多进入大扫除尾声，具体说来就剩下那张惹事的桌子没擦。

王一芳的整张脸都肿起来了，大了一圈，这是第二天发现的。被打的那个晚上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趴在地板上，浑浑噩噩的，家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应该是陈浩明带着儿子出去了。出去也好，刚才的大打出手来得有些突然。让她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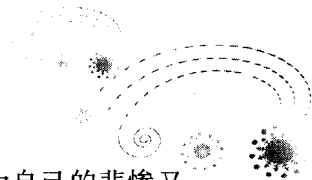
王一芳内心非常矛盾，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些什么，那种因被打而带来的屈辱、愤懑，甚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在身体里膨胀沸腾。此时此刻，脑子的另一半反而异常清醒地在思索，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来抵消一下或扯平掉一些这沸腾的情绪。要不，这屈辱就一直待在身体里、情绪里、思维里，搞得她坐卧不安，筋疲力尽，她想到了死。

怎么个死法呢？用来对付死的工具，应有尽有。比如说跳楼，阳台窗户一开，从7楼跳到1楼，肯定脉筋俱断，应该是一种很彻底的死吧；安眠药，家里也有，但不多；蟑螂药、老鼠药倒是不少，用在那些小动物身上效果尤其得好，但不知人吃了会怎样？比来比去，王一芳觉得煤气中毒不错。门窗一关，煤气打开，人死就像睡着了一样，悄无声息的多体面多干净啊。

王一芳站起来准备去厨房的时候，来自身体的疼痛和轻飘感让她改变了主意。她觉得有必要改变策略，为什么老想着体面呢？陈浩明对自己大打出手的时候，他顾及体面了么？他把邻居家的垃圾桌子往自己家搬的时候，顾及体面了么？没有，通通没有。王一芳觉得既然你不给我体面，不给这个家体面。我为什么要给你体面呢？

王一芳同时还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白白死掉。这样悄无声息地死掉太便宜他陈浩明了。王一芳觉得自己有必要报复自己的丈夫一把。很快，王一芳想到了外遇。一时间这个念头比死还强烈……事实上，王一芳什么都没做，她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做什么都不合适。

她站起来后又重新躺倒在木地板上，躺了很久很久。室内的光线一点点暗下来，对面楼层开始亮起灯来，晚饭的香味从四面八方飘过来。夜晚到来了，王一芳想着自己应该出去做点什么。她爬起来，在洗澡间把全身冲洗了一遍，在冲洗的时候，她触到了后脑勺的那块高高鼓起的疙瘩，有一块血痂凝固在头发撮里了，王一芳扬手处理的时候，泪又流出来一些。这个时刻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女人，一个被丈夫打得脑袋出血的



女人，不是悲惨是什么？后来索性赤着身子坐在马桶上，为自己的悲惨又流了好一会儿泪。

王一芳出了门，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个城市她的朋友挺多，工作上的，生活中的。在以往的交往中，个个都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和热情。但王一芳不想去打搅他们，这个明月皎洁的夜晚，适合他们干的事情太多了，和客户喝酒、泡酒吧，和情人约会，抑或哪里都不去，坐在自己的客厅里看肥皂剧……唯独不适合陪一个可怜的女人抹眼泪。

沿着红荔路走，路上的行人来去匆匆，没人注意到这个故作悠闲的女人，其实很无助很落魄。王一芳走了一会儿，顺着莲花山的正门就进去了。王一芳对莲花山太熟悉了，莫莫小的时候，她经常带他来这里。这两年，莫莫就像她出门必备的手提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没有儿子，反而让她觉得不自在，连走的姿态都忘记了，所以有那么一会儿，王一芳走得有些手足无措，别别扭扭。

王小四说的没错，一个资深孩奴的标志是，把孩子当成出门必备的手提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突然有一次没带，连路都不会走了。

月光下的花园里，到处是三五一群，两个一对的。一个人闲逛，更何况一个30岁女人的闲逛，在这个月亮忽明忽暗的夜晚多少显得有些异样。她担心人家误会自己是溜客的妓女或者精神病人。她更担心别人看到她红肿的脖子，泪痕的脸。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看屏幕显示，小四的。王一芳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了。自己的亲妹妹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让王一芳倍感亲切。

“姐，你在干什么啊，说话方便不？”

“在外面闲逛，说吧，啥事？”

“我们领导想见见你，吃顿便饭，就是我经常提到的那个潘总。”

“见我，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我们策划部的总监离职了，公司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哦对了姐，工作找得怎么样，有合适的么？”

“没有。”

“要不就见见，好坏就是一顿饭嘛。”

“那好吧。”

“你现在有空么？”

“现在？现在不行。”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现在的状态不太适合见人，改天吧。”

王一芳迅速抓住了小四话里的信息点，她现在一心想着的就是找份工作。为这事她忙活了两个多月。面试不下几十回，不是她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她。用陈浩明的话说是“不上不下的卡壳状态”，她还真没怎么攀高，好歹找份工作先干着。可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别说什么潘总，就是明天财报的面试恐怕也去不了了。刚才洗澡的时候，王一芳对着镜子看过，脖子和手臂上的掐痕一块一块的。

“见我还需要状态啊，我是说你现在得空就过来我这里一趟。”小四又催，“姐，你这是在哪儿啊，这么安静？”

“莲花山。”

“不会吧姐，是不是又和姓陈的打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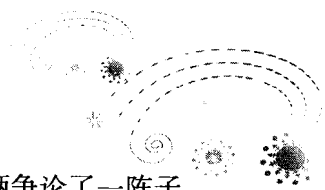
“没有的事。打什么架呢，我幸福着呢！”

“幸福的人不带这样的吧。过生日一人去散步？”

王一芳再也没心思在莲花山“散心”了，在公园门口的公交站台那里停下来，开始合计下一步怎么走，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去小四那里。谁让小四是自己的亲妹妹呢，偌大一个城市，也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可亲。

王一芳家有四姐妹，按说在那个计划生育执行比较严厉的年代，一口气生四个孩子的几率几乎是万分之一。可硬让王一芳的老妈赵子荣同志实现了。因为只准生一胎，王妈妈就憋足了劲准备为王家生个男孩，谁知道是个双凤胎。王妈妈不甘心，顶风作案继续做生儿子的准备，这次做得相当足，用了6年时间，结果又生了双凤胎。王小四是王家第二拨凤凰胎的产物，大学毕业后，进了名扬天下公关公司。这两年也多亏王小四牵线搭桥，名扬天下的公关稿差不多都拿给王一芳来写，挣了不少稿费。

王一芳还没撂下挎包，王小四就咋咋呼呼地跑过来验伤。王一芳皮肤白、肤质细，容易虚张声势，胳膊腿稍微碰一碰，就青起来一大片。脖子、胳膊、腿、嘴角有明显淤血，数了数差不多有七八处。王小四气得跳着脚骂陈家的八辈祖宗，所幸最严重的那块在头顶上，王小四没看到，王一芳也没说。



小四要找姓陈的混账算账，被王一芳给拦住了。姐儿俩争论了一阵子，大部分时间妹妹说，当姐的听。这个时候，王一芳连当姐的做派都拿不起来了。小四的建议无非是赶紧找份工作，翻身做主人，靠他养，永远被动挨打。

早上7点半，王小四被铃声叫醒，王一芳早起来了，坐在沙发上照镜子。经过一晚上，昨天那些棒打招致损伤的细胞组织迅速膨胀，脸、脖子和后脑勺肿胀程度相当的壮观。王小四瞥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得，彻底毁容了。”王一芳一整晚都没睡，一开始是为第二天去不去面试而痛苦抉择，想啊想啊，后来刚有点困意，白天被打的部位疼痛感就上来了。

财报的面试机会的确难得。王一芳左思右想，觉得不能错过。这两个月找工作，屡屡受挫，别说外人，就是陈浩明动不动就拿这说事，打击她。王一芳像是受了奇耻大辱一样，越受挫，越想把这种挫败感给扳回来。好的工作机会，都稍纵即逝，想等下一次那得多少年一轮回呢。若真的进了财报，成了其中一分子，该是多么引以为傲的事。王一芳在幸福美好的思路上浮想联翩，差不多像在做梦了。

人的冲动行为，大多是想法驱动的结果。

有句话叫“三思而后行”，是说：人做事不能莽撞，得先经过脑子。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人若在某些事上缺乏动力或自信，不妨朝美好的方向“三思”一番。

这个法子在别人身上能否奏效，不得而知，反正此时此刻的王一芳心旷神怡，有些坐不住了。她在王小四家找了副墨镜和帽子，对脸部进行了简单的搭配处理后，就出发了。

小四的家在关外，距离财报报社不近，所幸上班高峰期过了，路上不怎么堵，赶到的时候，报社的一楼大厅已聚满了人。一个女工作人员正给应聘者发序号，按序号先后排队面试。轮到号的到3楼面试，据说只安排了一个面试房间，每个人进去少则两分钟多则半小时，不知是话题投机还是考官本人太话唠，面试队伍跟蜗牛爬行似的，进展缓慢。

王一芳夹在一大群小朋友堆里，多少显得怪异。岁月就是这么个东西，走过留痕，捂都捂不住。同样是素面朝天，人家小朋友是清新淡雅，自己连暗淡无光都算不上，抬头纹、眼角纹、嘴角纹昭然若揭，还真庆幸带来了墨镜和帽子作掩护。

今天王一芳还特意穿上了小四的高跟鞋，小四的鞋个个跟细尖峭，脚上穿的这双还是最矮跟的，站了一会儿，脚趾开始发疼发硬，恨不能一屁股坐地上缓冲一下脚的压力。疼痛难忍之时，恨不得打个电话叫卡卡带把椅子下来。

卡卡是王一芳的闺蜜，毕业后加入财报，算得上这家报社的资深记者，现在的职位是版面编辑，手下带着一拨俊男美女记者，一呼百应，相当拉风。

这个时候卡卡肯定在这幢大楼的某个办公间里跟手下的记者们讨论选题或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去了。想起来这些，王一芳有些难过，如果不是因为生养孩子中断了工作，她王一芳也不会落魄到在她人生 30 岁的时候，跟这些大学应届生争抢饭碗的地步。一个 30 岁的人还去人才网站、人才市场找工作，只能说明他（她）是个职场失败者。王一芳承认自己很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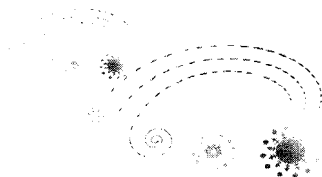
快到吃午饭时间了，还没面试完，估计考官累坏了，工作人员过来说，上午面试到此为止，为了节省时间，余下没面试的，出去找新闻，写一篇千字以内的新闻稿，下午 3 点前带稿面试。王一芳采完稿回到报社，已是下午 2 点半，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响。

说到新闻，都市报天天几十版几十版地呈现，好像满大街都是新闻，但真找起来，才知道这里面的难度。经济新闻在大街上更找不着了，王一芳决定锁定社会新闻。王一芳出去找新闻的时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午饭后就是午睡，掐头掐尾，就剩不了多少时间了，她觉得还是得找个就近的。在街边的报刊亭买了两份当天的报纸，大致翻了一下，最后决定去岗厦碰碰运气。

岗厦的拆迁工作年底就要启动，掐指算起来没几个月了。深圳人没人不知道岗厦，它可以说是最近深圳 CBD 的城中村，几百万的打工族在那里租房暂居，这一拆迁，得多少人迁离此地。为节约时间，王一芳给小四打个电话，要她带一部相机过来，拿着小四的相机王一芳就去了。

动态新闻得碰运气，碰不到就做静态的，能把静态的做好更需要技术，王一芳用相机在岗厦的大街小巷噼里啪啦拍了一组照片，又去了照相馆把图片洗出来。这么一折腾时间就不多了，在报社旁边的空地上，她就把新闻稿的文字写在了图片的背面。

报社的面试官有好几个，图片在他们手里转了个圈，最后落在了坐最中间的那个男面试官手上。男面试官扫了一眼图片和王一芳递过去的个人简历，



问：“你能把墨镜和帽子先摘下来么？”

王一芳这才想起来自己脸上还戴着道具，犹豫着就把墨镜和帽子摘下来了。旁边的几个面试官又互递了一下眼神，中间的那个又问：“伤疤是怎么回事？”

王一芳没说话，她没想到他们会问这个问题。要知道会问这个，她说什么也不会把墨镜和帽子摘下来了。

那个男的又问：“你看我们的招聘条件了么？”

王一芳答：“看了。”

男的说：“你觉得自己符合吗？”

王一芳被问得心里发慌，只好承认：“年龄上不太符合，我过30岁了。不过……只过了一天，我昨天过的30岁生日，不信您可以看……”

男的摆摆手说：“好了，回去等通知吧。”

从报社出来，没戴眼镜也没戴帽子，直接就走到大街上去了，任脸上的伤痕曝光于天下。最在乎的面试官都看见了，还在乎别的人么？

王一芳给小四发短信：为什么那么多公司招聘条件都爱写年龄30岁以下呢？小四是这么回的：一个最科学的解释就是，过了30岁的职场人，一般不会随便去人才市场，人才网站找工作。

这不是第一次这样遭人轻视，遭遇多了，应该会麻木，会忽略不计，可她不是，遭遇一百次跟遭遇第一次的时候一样，伤心绝望，眼泪稀里哗啦地往下淌。

## 02. two

你打我，然后我打你，这是他们这些年的日子能继续过下去的一种平衡模式。你说王一芳是真打，真报复，其实也不是，她就是觉得肚子里有一股怨气，非得撒陈浩明身上，才算顺出来。这次陈浩明打得重了点，王一芳不想在报复的时候，也打重一些。什么事都得适可而止，要按“一报还一报”的原理，陈浩明打她脸抓她脖子，她也打他脸抓他脖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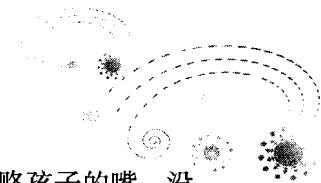
对于王一芳的回家，陈浩明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第一句话是：“怎么回来了？”言外之意，好像王一芳不该回来一样。王一芳说：“我不回来你就开心啦，满意啦，我偏不让你开心。”

王一芳这句话回答得有失水准，人家陈浩明对她的出走和回来，根本就没多大的情绪反应，一直抱以淡然处之的态度。按理说，王一芳还可以在小四那里多住几天，可她住不踏实。眼看着中秋节快到了，中秋节连着教师节。这几天去幼儿园接送孩子的时候，她瞅见有不少孩子家长都在私下里给老师塞红包和月饼票。王一芳偷偷问了几个孩子家长，大家都准备这几天给幼儿园的老师意思意思一下。

前两天，王一芳还在跟陈浩明商量这事呢。陈浩明的意思是，把单位发的4盒月饼转送给老师。月饼有啥好吃的，甜得发腻。王一芳说不值当吧，那可是香港产的冰皮。

陈浩明说：“那怎么办？难不成我们贴钱出来，再去买4盒回来啊。”

冰皮月饼拿回来后，一直放冰箱里保存着。莫莫好几次吵着要吃，都被王一芳拒绝了。在送礼的方式还没定下来之前，她不会动这4盒月饼。那天，她带着莫莫到超市逛了一圈，同款的一盒在超市卖到了300多，4盒加一起1000多呢。



以王一芳对陈浩明的了解，儿子一哭闹，他肯定会想贿赂孩子的嘴，没准就会动冰箱里的月饼。要真动了，可就惨了。还得花钱给老师另买。所以王一芳得回来看看。

王一芳一进屋就直奔冰箱而去，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其中一盒已经拆开了，少了两块。陈浩明总是喜欢这么简单直接地满足孩子，他觉得这样省事，不操心。王一芳经常告诫他不能这么做，物质上简单的满足看似省事，将来会后患无穷的。在哄孩子上，女人比男人更有天赋。不仅仅是因为女人多了一对乳房。所以在做孩奴的问题上，妈妈一般比爸爸付出的，除了乳汁外，还有时间精力，甚至容貌。

气愤难平的王一芳把剩下的月饼从盒子里抠出来，拎着空盒子就往客厅沙发上陈浩明的脑袋上砸去。

说起来吃月饼这事，王一芳猜得八九不离十，就是因为莫莫哭闹。王一芳离家出走那个晚上，莫莫并没什么不适应，不找妈妈，睡觉前的表现也很乖，不需要人哄，嘴巴还特甜，和爸爸玩的时候又唱又跳的。陈浩明还暗自窃喜呢，人人都说小孩子离不开大人，事实上错了，离开谁孩子都有的玩有的吃，照样开开心心。

临睡觉前出事了。王一芳走的那个晚上，爷儿俩除了吃饭，其余时间都在玩角色游戏。玩到夜里10点，一起洗了个澡。

洗好澡后，陈浩明把儿子扔到床上，去找小睡衣。就这一会儿的工夫出事了，孩子也学着把自个儿的小鸡鸡包皮给翻上去了。直到临睡，陈浩明给孩子把尿时，才发现异常，包皮外翻又红又肿，小鸡鸡的长度明显缩短。他很夸张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把莫莫吓着了，孩子那个撕心裂肺地哭啊，爸爸我的小鸡鸡怎么啦，小鸡鸡是不是死啦。

对此，陈浩明不担心，他打算等孩子情绪稳定一些，就帮他翻下来。

可孩子根本不让爸爸靠近，怎么哄都不行。第二天起来一看，儿子的小鸡鸡更红肿了。这次他决定来个霸王硬上弓，不管儿子愿意不愿意，就是一阵子折腾，等包皮给翻下来，孩子嗓子也哭哑了。这一哭不要紧，不跟爸爸了，说爸爸是坏蛋，要找妈妈。陈浩明没办法就满屋子找好吃的，最后还是打开了一盒冰皮月饼，才堵了小家伙的嘴解了围。

因为月饼的事，那天晚上也是闹得鸡犬不宁，但有一点还好，主要是王

一芳动手动脚，陈浩明一直没还手，他保持了非常理性的态度，任由老婆在自己身上掐啊拧啊，折腾够了，俩人基本上就扯平了，接下来就跟没发生过事一样，继续一日三餐地过日子。

你打我，然后我打你，这是他们这些年的日子能继续过下去的一种平衡模式。你说王一芳是真打，真报复，其实也不是，她就是觉得肚子里有一股怨气，非得撒陈浩明身上，才算顺出来。这次陈浩明打得重了点，王一芳不想在报复的时候，也打重一些。什么事都得适可而止，要按“一报还一报”的原理，陈浩明打她脸抓她脖子，她也打他脸抓他脖子吗？

王一芳可不那么傻，男人的脸抓不得，打老公的目的，不是让他忍受和她一样的痛苦和屈辱。她这是给自己找台阶下，被老公打了，不吭声地离家出走，再不吭声地回来，这多没面子，陈浩明把准了她的脉，下次会打得更顺手些。她不能惯他，不能让他觉得在她身上可以为所欲为，她打的就是他的得寸进尺，当然也是让他自省：“想是不是我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老婆才会发那么大的火。”王一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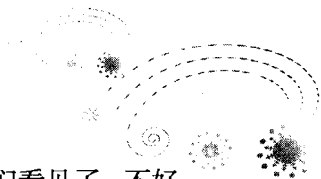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一芳这个女人也不是那么懦弱，那么没主见。但有些时候，她确实更多地为别人考虑，从这一点来看，她又是一个容易被束缚手脚的女人。王一芳打得不太重，更没有往死里打。但还是体现了她的决心，她的愤怒，让陈浩明觉得有些疼，但又在忍受的范围之内。她可不想形成对打的局面，真那样的话麻烦可就大了。果不其然，陈浩明不反抗也不吭声，他知道自己错了，理亏了。这就够了。

要不是王一芳爸妈的突然到来，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对于王一芳爸妈的突然到来，王一芳事先什么都不知道，她怀疑是小四通的风报的信，可小四发誓她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是周末，陈浩明胳膊上被王一芳抓了几道血痕，但基本上不妨碍他带儿子出门玩。王一芳就不行了，她的脸还在肿，淤青还没褪，所以她就待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今天的分工就这样被明确下来了。

一芳妈打电话过来时，王一芳正在家里收拾厨房，爷儿俩吃过晚饭出去遛弯儿了，她准备晚饭后，用冰块再把脸和脖子上的伤疤敷一敷，再到网上更新一下简历，估计再过几天就可以出去见人了。真没想到爹妈会这个时候过来，而且已经到了深圳，让她和小四去接。接到人，从火车站出来坐到车上，



王一芳一直都不敢把脸正面对着爸妈。担心脸上的伤疤给他们看见了，不好。

早几年，王一芳和家里联系不多，也不赞成爸妈来深圳看她。她和陈浩明混得都不好，尤其是陈浩明混得更不好。有一次，王一芳的妈妈没打招呼就跑过来了。看到女儿还住在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租屋里，感慨万千。那时正好陈浩明换工作，把原来那个辞了，正准备找家新的。

初次见面印象很重要，要是打破了这种美好，往后能不能接受他做女婿那可难说，所以，王一芳和陈浩明都很紧张，不敢提陈浩明没工作的事。每天早上，王一芳去上班，陈浩明也跟着起床，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像模像样地去“上班”，其实就是在附近转悠，转悠到晚上七八点再回来。

这事还是让一芳妈看“破”了，老太太没直接点出来，回家临上火车前，才跟王一芳说：“找对象，最重要的是能干大事，家里没拖累。人长得帅，老实，能当饭吃啊？”赵子荣点到为止，最终的主意还要女儿自己拿。

王一芳和陈浩明结婚，在深圳办了场简单朴素的婚礼，一芳爸和一芳妈没过来参加。他们不看好女儿和这个男人，当然也有赌气的意思。

王一芳怀了孩子后，和妈妈的联络才多了起来，一日三餐吃什么、补什么，肚子大小、孩子性别……絮絮叨叨的，在电话里说个没完。赵子荣还信誓旦旦地把带孩子的任务领先承担下来，说谁也不要和她争。赵子荣说的这个“谁”，指的当然是王一芳的婆婆。那个时候，王一芳觉得幸福极了，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有这么多人争着抢着要帮忙了。

有了孩子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自己老妈说的“带”，是带回老家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把襁褓中的莫莫和爸爸妈妈长期分离。陈浩明和王一芳说什么也不干，无论从情感方面，还是从科学育养方面，孩子都不能离开父母。

这是一切矛盾的开端。这其中的尖锐性，势不两立，可持续性，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诸多情态事端，都被王一芳给忽略掉了，或者说轻视掉了。所以王一芳一开始就觉得这是小事，算不得什么大事，只要开诚布公，跟自己爸妈讲清楚，矛盾就自个儿吹散了，就不是矛盾了，爸妈都是明事理的人，可没想到，赵子荣不听解释，还特认死理。任何事一旦被双方看成原则性问题，谁也不肯退让，僵局就产生了。

有了莫莫后，当然王一芳她亲妈也没少来，一得空就跑过来，为了扩大